

NASHENMEZHENGJIUNI
WODEAIREN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下

海岩

——
著

海岩
30年

NASHENMEZHENGJIUNI
WODEAIREN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下

海岩

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 海岩著. —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122-20701-2

I. ①拿…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0187号

责任编辑：李 壬 李岩松

策划编辑：秦 瑶 罗 婷

责任校对：王 静

装帧设计：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 24 字数 373 千字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 - 64518888（传真：010 - 64519686）售后服务：010 - 64518899

网 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45. 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CONTENTS

下册

- | |
|------------------|
| 第七章 柳暗花明 \ 185 |
| 第八章 我真的爱你 \ 221 |
| 第九章 最后的证明 \ 245 |
| 第十章 证据确凿 \ 287 |
| 第十一章 走投无路 \ 317 |
| 第十二章 最终的最终 \ 345 |

第七章 柳暗花明

也许龙小羽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前程会这么迅速地明朗起来，在罗保春于黄鹤湖别墅的书房里正式接见他的第二天，公司董事长办公室的王主任就找他严肃认真地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在龙小羽短短的人生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王主任奉命通知他：经董事长办公室的大力推荐，董事长已经决定让龙小羽担任他的私人秘书。董事长原来是不设私人秘书的，秘书事务一直由王主任兼管。现在王主任事情太多，分身乏术，有龙小羽做专职秘书之后，诸如董事长每天文件的处理、日程的安排和交办的生活事务等等，就都由龙小羽来办了。王主任对龙小羽说，之所以推荐他是因为他一向是工作勤恳，服从领导的，希望今后地位变了仍能保持本色；当然，还因为他的条件——有文化底子，能熟练使用电脑，相貌也不错，身手也了得，跟在董事长身边等于雇了一个兼职的保镖了。

从王主任谈话的这一刻开始，龙小羽就成为罗保春为自己设立的第一位私人秘书，也意味着他一步登天地成了保春制药公司机关内一个最受人

瞩目的角色。月薪也从八百涨到了一千。当然，涨的那点钱和这个职务的重要性相比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他搬进了罗保春在公司的那间平时一直是空着的办公室里，还可以乘坐罗保春的汽车在城里和黄鹤湖别墅之间频繁往返，把公司的文件带给罗保春，把罗保春的指示带回公司。他经常参加罗保春召集的公司内部的高层会议，是厂长、副厂长、总会计师和人事总监这种级别的干部才能参加的会议。厂长、副厂长、总会计师、人事总监对他都很亲热。公司的部门经理和厂里的车间主任这级干部见了他的表情和说话的口吻就更亲热了，亲热中还带了点巴结和恭敬，弄得龙小羽很长时间都不习惯。他没想到他才二十二岁就如此受人尊重，那些部门经理和车间主任一主动和他打招呼他总是受宠若惊，一天到晚像在云里雾里做梦似的，都找不到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他还经常陪罗保春出席各种宴会、酒会、招待会，西服革履、山珍海味。那时罗保春正在和银行谈他的扩建计划，龙小羽就在饭桌旁帮他向银行家们展示扩建厂房的设计图和制药厂扩建后若干年的远景规划图。龙小羽参与公司的上层活动越多，了解的情况越深，他对自己已经投身进来的这份事业就越充满激情，越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对公司，对公司的产品保春口服液，对保春口服液的老板罗保春，就越生出一份由衷的归属感。罗保春每一个紧皱的眉头、每一根细细的白发，都让他为之心焦神虑；而这位老板每一次神情舒展的开怀大笑，又让他像久旱逢甘霖那样，从头顶一直滋润到脚跟。他感到自己的人生甚至每一天的喜怒哀乐都和保春公司的事业融为一体了。他在韩丁从绍兴回到平岭再次找他谈话的时候甚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那时候他觉得罗保春像他的父亲。

龙小羽的这种心态韩丁完全能体会到。他从小吃苦，父母早失，没有亲人，罗保春的知遇之恩很容易使他产生强烈的报答之心、忠孝之情。当然，他的归属感还生自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爱上了罗保春的女儿罗晶晶！

尽管，龙小羽与罗晶晶已经有了一段秘密的接触和牢固的友谊，但他们之间，还从未谈过“爱”字，连一点试探、影射和暗示都从未有过。

对龙小羽来说，他和罗晶晶之间悬殊的出身，使这种爱显得遥不可及，进而也使爱的念头愚不可及。他一直把罗晶晶对他的亲昵当成一个小妹妹对小哥哥的依赖。能当罗晶晶的小哥哥对他已是莫大的幸福。他努力使自己哥哥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罗晶晶；心甘情愿地为她做一切琐碎之事；对罗晶晶时而发作的小脾气总是毫无怨言地逆来顺受，让罗晶晶在他面前可以任意而为，毫无顾忌地发泄本性。他知道罗晶晶喜欢有他这样一个能保护她、顺从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地听她使唤，总是让她开心、让她永不寂寞的小哥哥。他看出罗晶晶真的喜欢这样，他因为意识到他对罗晶晶的价值而感到特别兴奋、特别满足，那种满足感使他那一阵生活得特别充实快乐。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敢奢望他们之间，最终会产生爱情，那种认真的、有结果的爱情。而且，他很明智地知道，罗晶晶的父亲能够破格重用他、培养他，却不能容忍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存有非分之心。罗保春要是知道他有这样的念头，龙小羽完全可以想象出自己将受到何种处分：他会被打入阴山背后，甚至被逐出保春公司，重新回到平岭的大街上，回到在劳务市场里成群结队等待工作的外地民工的群落中去。他最初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一旦罗晶晶真的离不开他了他该如何自拔，一旦拔不出去了又会有多大麻烦。他还顾不得去想这么远，他那时只顾得享受着罗晶晶对他的依赖，她离不开他只会让他感到激动和自豪。他甚至没有发现罗晶晶其实早就离不开他了，她频频打电话让龙小羽下班后到她的小院里来，让他教她学电脑，让他给她做饭。她说我想吃你做的饭了。她常常要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出一些看上去比较正常的原因让他来。有时天已经很晚了，都九点钟了她突然想他了，想得不行，她就打电话呼他，随便编点理由，比如，她闻到屋里有煤气味，或者有人在她的院外走来走去她害怕了睡不着觉。龙小羽肯定会很快赶过来，他就住在公司的办公楼里，离小院不算太远，骑自行车十分钟就到。到了以后龙小羽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总是在屋里闻一圈然后问她哪里有煤气味？我怎么没闻到？或是巡查一圈后问她，院子外面一个人都没有，你听错了吧？然后就坐下来和罗晶晶聊天或者上网，一直待到她真困了才走。有时时间真的太晚了或天气不好的话，

罗晶晶就不让他再骑车过来了，她就和他在电话里聊一会儿或者干脆让他到办公室去用公司的电脑和她在网上聊天。同一个聊天室的网友们这时就可以看到“龙行天下”和“似水骄阳”双双出现，彼此间你来我往，话语密不透风，谁也插不进去一句话！

罗晶晶的这种表现，不是爱又是什么？可她是女孩子，她不大可能先向对方启口。何况，她从未谈过恋爱。爱情在罗晶晶的感觉中，是个从未经验的新鲜东西，新鲜得几乎令她手足无措，令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一步一步地深入、怎么一步一步地进行下去。

她的这种新鲜感和由这新鲜感带来的兴奋，只有她最要好的同学程瑶知道，因为罗晶晶总是情不自禁地在她面前说起龙小羽，说龙小羽做的菜如何难吃，说龙小羽只有一件衬衫而且还开了线，说龙小羽笑起来一脑门抬头纹一点也不好看，还说龙小羽说话有口音有几个字眼咬得可笑极了……直说得程瑶疑心起来：你不会是爱上龙小羽了吧？程瑶的这个推断在刹那间把罗晶晶也吓了一跳，她在语塞片刻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否认：

“你说什么呀，谁爱他了！你才爱他呢！”程瑶比罗晶晶大四岁，她显然已经谈过一次或数次恋爱，有经验了。见罗晶晶红脸白牙、气急败坏，便心照不宣地诡笑一下：“好啊，谁要爱他谁是小狗！”罗晶晶用枕头砸她：“你是小狗，你是小狗，你是小癞皮狗……”两人一通互相攻击，把这话题掩过去。

龙小羽和罗晶晶一样，都进入了一个心神不宁的暗恋时期。暗恋是最容易让人表现出自己的优点和魅力的，因而彼此的感觉格外美好。罗晶晶眼里的龙小羽魅力何在呢？那就是他和她之间的距离。龙小羽这样的年轻人是罗晶晶在自己的同学中、在模特公司的同事里、在平岭的大街上、在她从小到大的经历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如果说暗恋对罗晶晶是幻想和期待的话，那对龙小羽说来就是结果。只要罗晶晶还需要他，还让他为她做饭、教她电脑、陪她玩，还以为他为伴，就够了！因而，龙小羽的暗恋在充满了牺牲快感的同时，也充满了获得的快感。牺牲和收获都是一种终结，让人再无所求，而且还能让人体会

到成就和壮烈，过程也很缠绵，在罗家小院的每一分钟，哪怕是他独自在厨房里做饭，听着罗晶晶在客厅里看电视听音乐和跟着唱歌的声音，感觉都很缠绵。

龙小羽没想到的是，这个缠绵的暗恋时期很快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骤然结束。他早知道这样的状态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没想到结束得这么快。因为罗保春和王主任陪同一位客户去北京了，所以，这一天龙小羽下班很早。他到罗晶晶家以后又出去买了菜和鱼，然后为罗晶晶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他做饭时天就开始下雨，直到做完饭吃完饭雨也没停。吃饱了饭的罗晶晶突然说特想吃冰激凌，龙小羽说那我给你去买。罗晶晶看着外面的天色听着外面雷声，说算了不吃了。可过了不到十分钟她又说想吃，龙小羽笑着拿了雨伞，没等罗晶晶劝阻就跑进了雨中。一刻钟后罗晶晶真的吃到了冰激凌，是她最喜欢的酸奶冰激凌。她坐在床上，一连吃了两根，吃得嘴唇冰凉，可看着龙小羽赤裸着上身去晾他淋湿的衣服，又觉得心里发热。她说，小羽，你冷吗？龙小羽说，有点。她说，你过来我给你焐焐。龙小羽过来了，厚道地问，你拿什么焐？罗晶晶突然把快吃完的冰激凌贴在龙小羽的胸脯上：拿这个！龙小羽没提防，被冰得“哎哟”一声。罗晶晶大笑着往床里面躲去，龙小羽像只豹子一样扑上来，一把按住了她。大概他在罗晶晶面前的动作从未如此迅猛，吓得罗晶晶禁不住失声尖叫，龙小羽这才发觉自己闹得大了、有点过分了，按着罗晶晶的手受惊似的蓦然松开，怔怔地看着身下的罗晶晶，有点不知所措。可这时罗晶晶却一点没生气，反而出人意料地，用一双细长的胳膊环绕了他的身子，一下子把他搂到了自己的怀里。

那时龙小羽的神经完全瘫痪了，全身触电般地麻木。罗晶晶软软的胸、细细的胳膊、润滑的冰凉的皮肤、噘着的薄薄的嘴唇，合成了一剂猛烈的毒药，毒得龙小羽不能动了，但意识还清醒，他还知道恐惧。心理上的恐惧还能控制，生理上的冲动却难以遮掩……其实，罗晶晶也一样，她的手一触及龙小羽结实滑溜的脊梁，心里的羞涩就崩溃了，原有的那点女孩儿的矜持、自爱，通通幻化为无，她真想对他说一句：“我爱你！”可

她说出来的，却是另一句话，一句很平常很平常的话，平常得连龙小羽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说：“你不冷了吧……”

龙小羽没有回答。他当然不冷了，他被沸腾的爱欲燃烧起来，烧成了一头充血的幼兽。他什么都不顾了，不顾他应当顾忌的一切，他只有二十二岁的年龄，血气方刚，他无法抵抗眼前这个女孩的柔情蜜意，无法抵抗她的几乎没有缺点的肉体，他的理智和胆怯通通陷落在这个女孩柔弱的怀抱、温暖的气息和湿润的亲吻中。罗晶晶后来在韩丁的追问下坦白了她第一次和男孩接吻时的感觉，她说她没想到男人的嘴唇也软得无骨，她说她那一刻像要融化在龙小羽的舌尖下了。接吻的美妙就是双方都尝到了融为一体滋味。

这种事罗晶晶真的是第一次。她在主动张开怀抱之后便完全不懂该怎么往下进行了，她认为那一阵如痴如醉的热吻就是今晚的高潮了，她心里其实并没有准备好龙小羽的动作将失去控制地延伸下去。她在他动手解她的衣服扣子时有点不知所措，有一个扣子扣得紧，龙小羽慌慌张张解了半天才解开。罗晶晶愣着，没有帮他，她心里有点害怕，耳鼓里全是心跳的声音。但她也没有制止，她像个俘虏一样任由他脱下自己的衣服，她也不知该怎么制止，她唯一残存的理智就是她相信龙小羽不会伤害她，但紧接着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几乎让她丧失了这个牢固的信任，她毫无防备地惊叫起来，她一叫龙小羽的身体就僵住不动了，她一停他就再次前进，这时她开始往外推他，同时哭出声来。

龙小羽从她的身体里出来了，出来的那一瞬间弄脏了罗晶晶的床单。床单上的脏物和血迹让罗晶晶越发哭个不停，她后来跟韩丁说当时她还以为自己哪里受伤了，马上会大病一场。其实，以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时龙小羽被她的疼痛和惊恐吓坏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样浑身发抖，但他只会把手搁在她的抽泣的脊背上，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罗晶晶哭了好一阵哭得乏了，没劲儿了，也不觉得疼了，身体里只留下了隐隐的烧灼感，但不严重，所以，她慢慢平静下来。龙小羽这才把她抱在怀里，用

充满歉疚的抚摸安慰她。尽管，她还有点怕，还有点疼，但两人身体彼此的熨帖还是让她非常舒服，这种舒服让她立即恢复了对这个刚刚弄疼她的鲁莽男孩的爱意和信任。而且，这种爱意和信任和刚才是不同的，它有了质的飞跃，有了新的内容。罗晶晶最先意识到的是自己的贞操已经给了这个人，那种心情不知是生气还是兴奋，是后悔还是欢喜，是茫然还是充实，她自己完全说不清楚。

她镇定下来之后对龙小羽说的第一句话是：“你高兴了吗？”

龙小羽满脸羞愧，点头，无话。

她第二句是问：“你以前和别的人……这样过吗？”

龙小羽目光回避，这等于招认。

罗晶晶想哭，好像自己上当受骗了似的，但没哭出来。她问：“你都和谁这样过？”

龙小羽离开她，帮她盖上被子，然后自己穿衣服，他低声说：“没有。”

罗晶晶问：“我知道是谁，就是和你一起让我的车撞了的那个女孩，是吧？”

龙小羽还想抵赖：“没有。”

“那你怎么懂这种事？”

“这有什么不懂的。”

罗晶晶看着龙小羽一声不响地扣着衣服扣子，突然问：“你和她，认识多久了？”

“和谁？”龙小羽歪头看她。

“就是那个女孩，她是叫四萍吗？”

龙小羽移开目光，继续扣着扣子，一边扣一边摇摇头：“你别乱猜了。”

罗晶晶也不看龙小羽，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在龙小羽的脊背上摩挲着，轻声问：“你真的从没交过女朋友？”

龙小羽的身体有些僵硬，僵硬得像是转不过头来，他梗着脖子说：

“没有。”

“你以前还承认那个什么四萍是你女朋友呢，怎么现在不承认了？”

龙小羽低头沉默，好一会儿，他才转过头来，缓缓说：“其实，那天你并没有撞到我们，是我们自己故意摔倒的，是我们故意的。”

罗晶晶想不到他说这个，她诧异地问：“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平岭，没有钱。四萍是我同乡，她那时也没活干，还有那个和我一起去你家拿钱的大雄，他是我们这帮绍兴人的头头。他让我和四萍在路边等着，有汽车过来就装着被车撞倒，然后跟司机要一点钱，一百也行二百也行。那天是看你的车好，你又是个女的，大雄告诉我们，碰上高级小汽车就开口要两万，最后能得个一两千就行。”

罗晶晶像听故事似的，满脸惊讶：“你们……这不是故意敲诈吗！你……你怎么也干这样的事，你不是大学生吗？”

龙小羽羞愧地红着脸说：“我……我那时候把从家带出来的钱花光了，吃饭成了问题……”

罗晶晶怔怔地问：“那，那后来的钱你干吗又不要了？”

龙小羽说：“我也不知道。”停了一下，又说，“我去你家，后来又在商场碰上你，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做太无耻了。”

罗晶晶笑了，说：“我觉得你现在才无耻呢，你不要那笔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对不对？我早看出来你没安好心了。”

龙小羽没有笑，这有点出乎罗晶晶的意料。他不但没有笑，甚至还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我怎么敢没安好心呢？你爸爸对我这么好，他收留我，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每天都在心里感激他，每天都想该怎么珍惜这份工作。自从我退学之后，我从没想过我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我怎么敢对你没安好心呢？我每天到你这里来，心里都害怕极了，我怕万一在这里碰上你爸，那我就完了。”

“那你为什么还来？”

龙小羽像是解释不了似的，停顿片刻，只说了两个字：“想来。”

“为什么想来？”

“不知道。”龙小羽低头说了这么一句，又抬头，看着罗晶晶，说道，“特别想你。”

罗晶晶心里开怀一笑，但嘴角咧了一下又憋住了，她绕回去问：“我刚才问的话，你还没回答呢——你爱那个女孩吗？”

龙小羽扭过头看她，像是犹豫了一会儿，才勉强回答：“不。”

“那她爱你吗？”

龙小羽将目光移向窗外，雨还没停呢。他说：“我和她现在没什么来往。”

罗晶晶的声音突然轻了：“那你爱我吗？”

龙小羽把脸转过来，和罗晶晶四目相对。他张了半天嘴，才艰难地说出这样一句话：“爱！每天深夜，我都在我的梦里，爱你。”

“白天呢，白天不爱吗？”

“白天？做白日梦太不现实了。”

“就因为怕我爸爸？”

龙小羽不语，算是默认。

“那你可以瞒着他嘛。”

龙小羽摇头：“晶晶，你觉得我配你吗？你说心里话，我配吗？你可以找比我强一百倍的人，可以找有地位的，像你爸爸那样有钱的人……”

“你真恶心！”罗晶晶的脚隔着被窝踹了他一下，“你不是让我找个老头儿吧！”

“不是，现在年轻人也有发财的，也有事业特别好的……”

“是不是像那个‘少年侠客’那样的？”罗晶晶又踹他一脚，“你真恶心！”

龙小羽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让她踹，她踹他的感觉真好。他说：“你别着急呀，你爸爸那么疼你，他会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你的条件这么好，你不用着急的。”

罗晶晶坐起来，用力在龙小羽肩上打了一拳：“谁着急啦！你倒是不

急，你不急你今天干吗这样！”

龙小羽见她红脸白牙的样子，不知她是不是真的动怒了，心里一乱，脱口争辩道：“今天是你先抱我的。”

罗晶晶立即回击：“我抱你是怕你冷，你怎么反倒怪我！”

龙小羽也回嘴道：“我，我也是怕你冷。”

“怕我冷你脱我衣服，怕我冷你……我明天就上医院去，我要是真让你弄伤了弄出病来，你就说你怎么办吧！”

罗晶晶说完转身躺下来，背朝龙小羽不再说话。龙小羽头上一下子冒出汗来。如果明天罗晶晶真的上医院检查身体，然后弄得满城风雨，然后让她爸爸知道了，傻子都想得出会有怎样一场轩然大波。罗保春要是顾及女儿的脸面会瞒下这事然后把他赶出公司，罗保春要是气急了什么都不顾了，说不定会把他送到公安局去，告他个强奸少女……龙小羽其实早明白这一点，他跪在罗晶晶身后，俯下身来用手抚摸她薄薄的肩，像发誓一样地说：“今天是我错了，你要怎么处置我我都心甘情愿，我都心甘情愿。”他说这话时的心情和他的态度是一样的，如果事情真的走到这一步，他相信自己愿意为罗晶晶承担一切，包括坐牢！

罗晶晶没有转身，但她的口气马上回转，她甚至用了一种不无调戏的语调说道：“你心甘情愿？那好，那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你答应吗？”

龙小羽问：“什么事？”

罗晶晶坐了起来，看着他，说：“我要你为我，去做一个最美最美的白日梦！你做得了吗？”

你知道白天做梦的感觉吗，在你并没有入睡的时候，你却生活在梦里，双脚踩下的每一步，都有些飘飘的，你常常要在没人的时候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么？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虚无的梦？

这是龙小羽与韩丁谈话中的一段自语，也正是他过去的恋爱情怀。这种梦幻似的心情可能还缘于那场恋爱的私密，缘于那场恋爱所经历过的那

个秘而不宣的过程。这种秘密的状态使两个人的相爱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充满挑战，更像一次冒险……这一点韩丁也能想象到的。他一向赞成这样的说法：爱情就应当是探险，就应当是违反常规，就应当是与众不同，就应当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让它发生！

在和罗晶晶秘密相爱的阶段，也是龙小羽事业上一帆风顺，快速发展的时期。因为罗保春以前从来没有设立过专职的秘书，所以，也从未尝到过有这样一位专职秘书的好处和便利。有了龙小羽之后，罗保春的办公室变得井井有条起来，罗保春对整个公司的指挥也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以往案头上每天堆满的各种报表、请示、书信和公函，从此分门别类，一目了然。罗保春要查什么情况、问什么数字，龙小羽很快就能查到报来。每天的活动，诸如几点开会、几点见客、几点宴请、要到外地出差几点的飞机、几点从家走、要带什么东西和文件等，全都不必操心，不会遗忘，龙秘书都会一一安排、提醒，并且准备周全。有这样一位精干细心不辞辛苦的秘书，罗保春每天的工作和头脑明显轻松了许多。

他喜欢并且依赖上了这位年轻的秘书，常常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进进出出地忙碌，看他打电话帮他约人、帮他调车、帮他订饭、帮他整理文件、帮他送往迎来……在龙小羽担任秘书的两个月后，罗保春开始在日常秘书工作之外，有意地让他参加一些公司的专业会议和对外的业务洽谈，让他逐步学习、了解公司的运作程序和业务知识，让他接触并结识公司的一些关系和客户。罗保春这样做，公司里的人都看得出来，董事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在着意用心地培养这个年轻人呢，是在让这个年轻人一步一步走进公司的管理系统。当然，龙小羽太年轻了，他只有二十二岁，还不足以成什么气候，虽然半吊子学了两年宏观的经济管理，但经验上还差得远，微观上也茫然。也许正因为他的年龄，在公司那些在职在位的骨干以及罗保春的那些亲信旧臣的眼里，他还是一个孩子，所以，没人畏惧他的威胁，没人把他的受宠放在心上。何况，龙小羽的少言寡语和为人忠厚，使他在公司里的人缘不错。年龄和人缘成了他的保护伞，有效避免了过早地引人注目和四面树敌。

龙小羽在向韩丁回忆起他介入公司业务甚至是公司核心机密的第一件事，是罗保春在黄鹤湖别墅召集的一次扩建工程的筹备会议。会议是在罗保春的书房里召开的，参加的人除罗保春之外，只有制药厂的厂长、总会计师、扩建工程的负责人和公司销售部的经理。龙小羽还记得那是个挺冷的下午，书房里开了热风空调，罗保春刚刚睡完午觉，脸上还挂着惺忪的倦意，龙小羽小心翼翼地替他们倒上茶，又把罗保春的眼镜和纸笔摆在他的写字台的显眼处，正要退出时，罗保春叫住了他。

罗保春用哑哑的嗓子，没精打采地说了句：“小羽，你也坐下来听一听。”

于是，龙小羽就没有走，他在书房里一个恰如其分的角落里坐下来，旁听了这个会议。这一旁听他才知道罗保春的那一脸倦意并非没有睡醒，而是真的心力交瘁，他才知道在平岭和全省都赫赫有名的保春制药公司的辉煌外表下，也包藏着重重忧患。那天的会议先易后难，首先研究了扩建工地的清场问题和工程项目招标的问题，听上去这两个问题都已谈了不止一次。接下来他们开始重点讨论工程款项的来源。制药厂扩建工程已经批下来了，新的制药流水线也已向加拿大生产商订了货，五百万元的首期预付款已经从银行汇出，整个扩建项目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兵马已动，粮草未筹，扩建项目的各项工作都按进度顺利进展，唯独工程款和征地费尚未完全落实。总会计师把公司能够动用的存款、近期有望收回的应收账款、银行已经答应放贷的贷款一一相加，再一一减去公司近期要支付的各项成本费、税金、土地使用费、到期的贷款利息和应付职工的工资等，结论让人一目了然：要进行这个工程还有两千万元的资金缺口。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理想的方案是盘活库存，尽快把价值五千八百万元的存货卖出去。对此，罗保春强打精神，提高嗓门，面孔赤红地给部下打气，他说凭保春口服液这么多年的品牌声誉，这几个月的滞销只是暂时的低潮。他指示厂长和销售经理要加大销售力度，必要时可以设计一个新的广告片取代原来的旧片子，新片子可以请刚刚被聘为公司顾问的梁惠兰教授亲自上镜，说明保春口服液的神奇功效。梁教授是全国知名的药理学专

家，她出面做广告肯定事半功倍，至少很多医院的医生会向病人推荐。保春口服液前年还创下了月销三千万元的市场奇迹，如果能加强促销再造辉煌，五千八百万元的存货还不够两个月卖的，所以，前景非常乐观。罗保春的这番展望把工程负责人和总会计师说得神色振奋，连龙小羽在一旁听了都浑身是劲。但厂长和销售经理的表情却呼应得有些勉强，一再表示压力很大，前景不一定那么乐观，万一销得不畅资金问题还应另想办法，以免远水不解近渴……

那个会开了两个小时，龙小羽除了起身为领导们倒了两次开水之外，没插一句嘴。这种会他也插不上嘴，也轮不到他插嘴。但他仍然感到很兴奋，因为他知道他今天参加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能让他旁听这样的会，似乎是一个信任的标志，一种身份的确认。现在，保春制药有限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眼前面临的困难，公司的资金存量、库存数额，所有这些属于企业核心机密的情况，罗保春都准许他一字不落地听去了，没有半点避讳。这让龙小羽不仅深感自豪，甚至还有几分感激之情，心中油然而生的，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龙小羽的这种心理，韩丁也是有过类似体会的，他在大学里当过学生会的部门头头，也交过几个铁哥们儿，他体会过上下级和朋友间的信任对一个热血青年来说，能产生多大的精神力量。

那天散会后罗保春向龙小羽表示没什么要他做的了，让他跟厂长的车回城里去。厂长看出龙小羽很得罗保春的赏识，所以，对他也很热情。一路上还和他主动攀谈，问长问短来着，表现出一个长者的亲切与随和。

这是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天上的太阳不仅变得一天比一天大，而且，走得也一天比一天迟，厂长把龙小羽送到公司门口时，街上的路灯刚刚燃亮。龙小羽后来对韩丁很坦白地承认，那些天他一看到路灯燃亮就心神不宁，就满脑子都是罗晶晶的影子。他谢了厂长匆匆上楼，到自己住的小屋里换下上班穿的西服，换上了一身流行的休闲套装——牛仔布的裤子和范思哲的外套，里边连毛衣都忘了穿就往楼下跑。公司的办公楼已经下班没人了，他在楼梯上跳跃而下的脚步在这幢空洞洞的楼房里发出了肆无忌惮